

第 7 屆文化交流史暨輔仁大學在台復校 50 週年：

「遷徙與新生」國際學術研討會

校訓：真善美聖—啟迪真理與生命的道路

吳瑞珠*

論文摘要：

輔仁大學自 1961 年（民 50 年）復校，是輔仁辦學理念和天主教信仰在台灣再次揚帆啟航的起點。輔仁的信念來自於中國傳統文化與基督宗教文化兩個思想的核心，那就是「仁」與「愛」，而輔仁「真、善、美、聖」的校訓，事實上就是環繞這兩個概念延伸和發展的教育理想。在台灣五十年來，當這個理想落實在輔仁這個教育實體上時，造就了一所擁有歷史、具有傳統、深具特色的大學，在台灣當今的大學院校中，她也因為擁有歷史及傳統深刻的烙印，仍然是許多人心目中願意選擇的學校。這樣一所擁有傳統聲譽的大學，是如何在台灣這半個世紀前五分之三的時間中積累出來的？本文欲從于斌樞機主教（野聲；任期 1961-1978）、羅光總主教（焯炤；任期 1978-1992）、李震蒙席（振英；任期 1992-1996），這三位具有神職身份的校長，藉著他們各以己長所開展的教育理想，以及由相關的思想背景中一探端倪。

關鍵詞：天主教輔仁大學、真善美聖、于斌（野聲）、羅光（焯炤）、李震（振英）

* 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壹、前言

「校訓」是一所學校的精神指標，一方面可以彰顯學校文化的特徵，另一方面則有砥礪師生言行，反映學校創校歷史與背景的用意，至於具體呈現的則是由校訓標舉的辦學原則與目標。輔仁大學在北京時期以「輔仁以友、會友以文」為校訓，標榜的是以「介紹世界最新科學發展，中國固有文化，養成碩學通才」的宗旨，並藉著學問集合所有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來共同發揮仁道的精神¹。1961年輔仁大學在台灣復校之後，由復校首任校長于斌總主教改訂校訓為「真、善、美、聖」，²所延續的就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基督宗教文化「仁」與「愛」的核心思想。

于斌（野聲）校長認為「真」、「善」、「美」的觀念，在東西方的文化脈絡中皆有其特殊的意義，³至於「聖」的觀念，則是援引了天主教大學特色的教育信念及信仰，換言之，就是以培養輔仁的學生成為「敬天愛人」的青年。⁴1978年羅光（焯炤）總主教接掌第二任校長，他藉「生命哲學」體系，由生命發展的角度去思索在生命中的「真、善、美、聖」，以及應用在教育中的進路。他認為「生命充實而有光輝」，就是對本體和生命的肯認，而這個受造生命又可以在「活動」之中呈現出「真」與「善」的美。⁵羅光校長主張由「美」來啓迪出生命中的「真」與「善」，並且藉著「愛的圓融觀」加以聯結，以成就每個人超越的、聖化的生命，他認為這正是天主教大學教育的目的。1992至1996年短暫的四年，輔仁大學由李震（振英）蒙席接任第三任校長，李校長深入校訓的內涵，進而發展並確

¹ 參見：北京輔仁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北京輔仁大學校史》（1925-1952），2005，「1913年英斂之在香山靜宜園創辦輔仁社。輔仁取《論語·顏淵》篇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意」……「董事會制定《私立北京輔仁大學大綱》。大綱中明確規定：『本校以介紹世界最新科學發展，中國固有文化，養成碩學通才為宗旨』」，頁3、11；另參考：輔仁大學校史室網站：<http://www.fuhu.fju.edu.tw/>，輔仁歷史軌跡/輔仁精神。

² 復校之初有關校訓內涵之說明，可參考于斌校長兩次較具代表性的講話，一是於63學年度新生訓練講話時以〈大學教育的目的〉中的闡釋（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輔仁大學校史室編，臺北縣新莊市：輔仁大學出版社，2001，頁189-190；轉載自《輔大新聞》，〈校長訓詞〉，第112期增刊，民國63年10月23日）；另一篇則是於民國66年3月23日週會之「學術演講系列」中，以〈校訓闡釋〉為題，逐項說明校訓深層的特殊意義（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頁202；轉載自《輔大新聞》特刊，民國66年4月13日）。

³ 按于斌校長的說法是：「……現在的校訓是本校遷來台北以後訂立的，有它特殊的意義，中國文化傳統、西洋文化精華盡在其中，這樣合而為我們的校訓—真、善、美、聖。」，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頁206，〈校訓闡釋〉。

⁴ 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頁108。〈天主教與天主教的國家觀〉，轉載自《中國一周》，第244期，民國43年12月，此篇內容為于校長對「聖」，即天主教信仰與國家觀點之結合，亦即吾人常思考之天主教與大學結合之後的教育思想進路及觀點。另於該書頁169，轉載自《輔大新聞》，第103期，民國62年12月17日之〈「聖」與「靈」〉乙文中，則直接點出本校校訓之「聖」字，即為我國傳統之「天」的思路。

⁵ 羅光，《形上生命哲學綱要》（初版），臺北縣新莊市：輔仁大學出版社，1999，頁56-60。

立了本校「宗旨目標」，⁶並推動本校「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他認為天主教大學的任務，就是要教育出「肯定」人生具有「追求」及「分享」雙重人生之道的知識份子。⁷

什麼是「真」、「善」、「美」、「聖」？按輔仁大學校史室依據于斌校長在〈校訓闡釋〉講詞中整理出的「標準」說明為：

「真」就是追求真理，明辨是非；「善」則是實踐道德；「美」即是真善的光輝；「聖」便是最高的真善美。所以真善美的追求就是所謂的「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⁸

針對如上的說明，如果再對照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阿德勒 (Mortimer J. Adler, 1902-2001)，⁹於 1981 年在阿斯朋 (Aspen) 協會主持的國際座談會中討論的「六大觀念」的說明內容，或可讓我們更了解「真、善、美」(聖) 與人生的關係。阿德勒開宗明義說「真、善、美是我們據以作判斷的觀念」，¹⁰「這些大觀念 (great ideas)，是人類在了解我們自己，我們的社會，以及我們居住的世界，最基本而且不可缺少的」¹¹，接著他深入的說明其內涵：

思考真、善與美，至少第一步就涉及了我們生活的整個世界——我們對這個世界所擁有的知識，我們因這個世界所引起的欲望，以及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激賞。這裏，它強調的是自己與其他事物的關係，而不僅僅是自己與其他人的關係。¹²

⁶ 李振英校長於 1993 年成立了《輔大使命與特色委員會》，「進行重新起草《輔仁大學的宗旨與日目標》。經過一年多的研究及探討，十易其稿而初步完成，其間亦曾通過各系所同仁的研討與修訂，最後在今年（指 1994 年）五月十二日的校務會議中，經由全體代表修訂通過。」參見：李振英，〈天主教輔仁大學建校六十五週年：談輔大辦學的宗旨及目標〉摺頁，輔仁大學公共關係室印行，1994，頁 1。

⁷ 參見：輔仁大學校門「真善美聖廣場」十字架碑後之校訓碑文，「本校校訓意涵可以由兩方面詮釋：真善美聖或聖美善真，真善美聖係指人生追求之道：藉著對真理知識的追求，修德行善的用心，欣賞宇宙萬物之美，以體會人生至聖之境。聖美善真則是指人生分享之道：一所天主教大學相信世間存有唯一，至善，全能的天主，藉其德能的分享，使人在世間能依其旨意度一真善美的生活。此兩者間乃彰顯著天人相合之道，人因天主而享有生命及永恆，天主藉人而使世界美善可愛」。

⁸ 參見：輔仁大學校史室網站：<http://www.fuho.fju.edu.tw/> 輔仁歷史軌跡/輔仁精神。

⁹ 阿德勒自 1952 年起，即擔任芝加哥哲學研究協會 (Institute for philosophical Research) 理事，並於 1974 年開始，即擔任大英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主席、著作等身；《六大觀念》(Six Great Ideas) 為其著名著作之一，內容為 1981 年在科羅拉多洲的阿斯朋 (Aspen) 協會主持的國際座談會主題，提呈的六大觀念為真、善、美、自由、平等、正義。座談的經過，連同阿德勒的講評，曾經拍成影片在全美公共電視播出，共六單元，每單元一小時。參見：Mortimer J. Adler，《六大觀念》，蔡坤鴻譯，台北：聯經出版社，1999 初版，序言及扉頁。

¹⁰ Mortimer J. Adler，《六大觀念》，1999 初版，副標題「《六大觀念》—真、善、美：我們據以作判斷的觀念；自由、平等、正義：我們據以行動的觀念。Six Great Ideas-Truth, Goodness, Beauty: Ideas we judge by; liberty, Equality, Justice: Ideas we act on.」

¹¹ Mortimer J. Adler，《六大觀念》，1999 初版，頁 3。

¹² Mortimer J. Adler，《六大觀念》，1999 初版，頁 25。

由之我們得以了解，在東西方的人類傳統中，「真、善、美」（「聖」），不只是抽象的觀念，而是與人類整個生活，有密切的關係的大觀念，若分析其內容，這又與于斌校長提具的「三知」的教育目標不謀而合。因此，本文擬藉著分析三位校長在教育崗位上，以其生命經歷、西學涵養以及宗教背景，如何在時代變遷中緊扣「真、善、美、聖」校訓的思考，以彰顯出三位長者在扮演啓迪及引領青年人追求真理與生命的角色時，如何以其理念護持傳統，又如何堅持理想，並善盡教育職責的努力及信念。希望藉由這樣的根源性反省，能對天主教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後辦學的核心價值，以及宗旨目標落實的歷程有較明晰的圖像。

貳、于斌校長構思的輔仁教育藍圖

耶穌基督說：「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認為，這句話最能顯出天主教信仰的精義。此處的「道路」，是指人生當行之道，換言之，就是道德，或「善」。所以一個信仰耶穌基督的人，同時必定也堅信有道德、有真理、有生命，並且按照道德、按照真理、按照天命去生活。¹³

于斌，〈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對中國社會的責任〉

奠基於傳統——「仁」與「愛」

于斌校長說「他很願意從事文化教育事業，更希望把輔仁大學從他手裏奠定基礎，發展起來。」¹⁴他為輔仁奠定的基礎是什麼？而他對輔仁的規劃及發展的藍圖又是如何的？要了解于斌校長對輔仁的構思，我們可以從他對北京輔仁的理解來看，他嘗言：輔仁大學最寶貴的遺產就是擁有「愛的精神」，¹⁵藉由有愛心的教授團培育出能「愛人」的學生，他這樣說：

……總之無論如何，我們沒有別的，就是愛人。中國說：「仁者愛人」，所謂輔仁，就是指這個，我們中國人都很了解。不過還有一個愛，就是愛人

¹³ 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頁 401，〈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對中國社會的責任〉於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演講，民國 65 年 3 月 9 日，轉載自《哲學論集》，第 7 期，民國 65 年 6 月。

¹⁴ 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頁 168，〈晉封樞機感想之二〉，轉載自〈于斌樞機談晉封感想〉，《中國時報》民國 58 年 4 月 2 日。

¹⁵ 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頁 314，〈輔仁大學最寶貴的遺產〉，轉載自〈校長歸國返校演說〉，《輔仁》，第 4 期，民國 53 年 3 月，「……所以輔仁大學的精神，實際說就是愛的精神，也可以說是宗教精神，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的道德精神。」

以上要愛天主，因為沒有愛天主的真誠，愛人可能有時而窮……我們輔仁大學固然是講仁者愛人，可是尤其是講對造物主的敬愛。中國儒家思想「敬天愛人」，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愛的教育，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並愛人如己，發乎愛的教育，這是我們的使命。¹⁶

于斌校長為輔仁奠定的基礎中，自然不能忽略如此寶貴的遺產，但他認為輔仁在台灣復校後，應如何由保有傳統但不自限，只有以開放的心態面對「新境界」(New Frontier)¹⁷才是應有的態度，他接著提出看法「新境界的開拓，我希望各學院、各學系裡的負責人慢慢地表現出來一種新的動向。……今後如何開拓新境界，那就有賴各院長、各系主任、各教授了。」¹⁸由之可知，于斌校長藉由傳統點出的輔仁精神，就是來自中國傳統文化與基督宗教文化所蘊育出的兩個思想的核心——「仁」與「愛」，他提出的輔仁「真、善、美、聖」的校訓，事實上就是環繞這兩個概念落實延伸和發展的教育最高理想。¹⁹

「三知」²⁰內涵——「真、善、美、聖」的聯結關係

于斌校長認為身為一所大學，輔仁的教育內容不能離開「知物、知人、知天」此「三知」內容的理解，在品德的陶成上，則應注重民族傳統及宗教精神，學生因此能在尊師重道、好學深思的學風中，實現校訓「真、善、美、聖」提具的教育理想。²¹

于校長指「真、善、美、聖」的概念，蘊含了「中國文化傳統、西洋文化精華……」²²，所以他先由融合中西兩種思想提出「崇真的文化」、「樂善的文化」、「希聖的文化」的架構，²³以對應他的物、人、天之知，他相信「……崇真、樂善、希聖是將天主教落實在中國文化中的方法」²⁴。至於「美」，在于校長的思

¹⁶ 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頁 310、314。

¹⁷ 「新境界」這個詞，是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約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1917-1963)，於 1960 年在洛杉磯紀念體育館，舉行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就職演說時，用以激勵美國人民對他支持使用的民主口號。這句話在他的政府，以及國內外節目中，成為一個重要的標籤。參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_Frontier。

¹⁸ 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頁 318-319。

¹⁹ 參見于斌，〈簡述我的人生最高理想〉，1978 年 5 月 5 日應「中國時報」副刊而寫。《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頁 220。

²⁰ 指于校長自 1948 年至 1957 年間，由人在人生中的「關係論」開展出的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神的關係的論述。參見：陳方中編著，《于斌樞機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頁 320-325。

²¹ 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頁 154。〈祝聖三十年述感〉，民國 55 年 9 月 20 日於中央廣播電臺。

²² 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頁 206，〈校訓闡釋〉。

²³ 指 1942 年，在「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成立週年的年會講話，參見于斌，〈天主教的文化運動——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斌總主教宗教言論集》，頁 12-13。

²⁴ 參見陳方中編著，《于斌樞機傳》，頁 313；此種主張及說法，也可以在 1963 年之「大公會議的主要目的——合一、反共」乙文之內容中得到印證，並了解于校長的確堅定的認為「真、善、美、聖乃是基督宗教的企求」，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頁 18-19，〈大公會議的意義和經過〉，人生哲學研究會台中支會新年聚餐演講，民國 52 年 1 月 6 日，轉載自《新動力》，第 15 卷第 6 期。

維中乃屬於情感的範疇，²⁵因此，于校長在談人的「精神價值」時，將「美」置之於「真」與「善」之間，並指「美的本質必須真實而不虛幻，且使人接觸後有一種純潔崇高奮發向上之感應，才是大美……」²⁶，由此言可知「美」的概念，在于校長思想成形的初期，屬於個人在感覺、理性、感情層面的美感經驗所衍生之感應，而不是討論「美本身」，²⁷也因此「美」成爲「構成文化結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²⁸所以他才會說「藝術本身不是目的，是一種高尚的手段。爲改善人生，充實人生，使人生更優美，更高尚。」²⁹藉著「真、善、美、聖」關係的論述，于校長建立了中國天主教文化的實質內涵。³⁰

以「善」釋「真」與「美」—在教育上道德優先、品德第一的堅持

輔仁大學於 1961 年在台灣復校後，旋即開辦哲學研究所，在研究所的開學典禮以及兩年後八位研究生的畢業典禮上，于校長的講話均未論及校訓。³¹正式針對校訓的闡釋要到 1977 年的週會上，³²他先由中國之四育（德、智、體、群）闡釋我國以道德教育爲核心的傳統，他認爲：我們校訓中的「善」就是實踐道德，這是來自中國文化的傳統、也是中國社會建立的基礎，爲了說明中國教育特別注重德育，他列舉了《論語》、《大學》的主張，說明中國文化中揭示的訓導原則，以及教育的中心及作法。³³在這篇講話中，于校長藉由「善」作爲校訓的首要及

²⁵ 陳方中編著，《于斌樞機傳》，頁 314。

²⁶ 于斌，〈談精神價值〉，余葆樂筆記，《于斌總主教對留美同學講演集》，香港：友聯書局，1953，頁 9-12。

²⁷ 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頁 189-190，〈大學教育的目的〉。「愛美是人的天性，美可以陶鑄人的人格，提高人的情操，開朗人的心胸，淨化人的人生。所以美學雖雖然艱深，但是美的表現卻處處可以見到，時時都可以感覺的，可見美是很具體的。」；另亦可見頁 476，〈在藝術學會成立會上致詞〉轉載自《輔大新聞》，第 4 期，民國 54 年 5 月，「……人生要藝術化，生活要藝術化，藝術的最主要目的乃在變化吾人的氣質，有藝術修養的人一定是細膩高雅，能淡泊名利和具有幽遠的胸懷，安寧、沉靜、熱心、愛人救世。我們中國人有一種特點，那就有含蓄的美德，這是因我國自古即受書畫詩詞的薰陶所致的。」以上文字，可以窺見于校長對「美」的概念內涵。

²⁸ 陳方中編著，《于斌樞機傳》，頁 316。

²⁹ 參見：于斌，〈有關文藝的幾個基本問題〉，王大任主編，《于斌總主教宗教言論集》，台北：新動力雜誌社，1963，頁 154-161。

³⁰ 陳方中編著，《于斌樞機傳》，頁 319。

³¹ 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民國 50 年 9 月 20 日「哲學研究所開學典禮演講」，頁 286；民國 52 年 6 月 29 日〈勉畢業同學〉於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第一屆畢業典禮講詞，轉載自《輔仁》，第 4 期，民國 53 年 3 月，頁 303。

³² 于校長於民國 66 年 3 月 23 日的週會上，以〈校訓闡釋〉為題，說明其深層的特殊意義，他說「今天我選的題目是我們的校訓—真、善、美、聖，想趁著這個機會，把校訓做個簡要的說明，讓大家能夠了解它的一般意義，和更深層的特殊意義。……」。（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頁 202-213；轉載自《輔大新聞》特刊，「學術演講系列」，民國 66 年 4 月 13 日）。

³³ 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頁 204，〈校訓闡釋〉：「中國教育特別注重德育，自孔老夫子時便已很明顯了。《論語》中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說：「就有道而正焉。」可見孔子教育的重點即是道德的培養。在《大學》中亦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更可見其範疇，孔門給我們揭示了訓導的主要原則，教育的中心作法。……」

開場，筆者認為這在他主張的教育進路上，絕對不是偶然。爲了更明確的掌握其意涵，我們可以再回到 1974 年六十三學年度新生訓練的會場中，他以「大學教育的目的」的講詞來看，或可見其思想的一貫性，他說：

談到「止於至善」，這是個人與社會的最高理想，至善不但是道德問題，也就是我們的校訓，真、善、美、聖。……
……本校對於學生的教育是以真、善、美、聖為標準。真、善、美、聖不僅成己，更要成人，不但獨善其身，而且要兼善天下。兼善天下這個境界，絕非人人都可以達到的，而是需要有相當的準備和修養，並且要提高不計犧牲的服務精神。³⁴

此處，于校長所指之「準備及修養」，係指在輔仁的教育理念中首重道德（品德）、其次則是智育，前者為校訓中的「善」，後者則為「真」，³⁵「兼善天下」的理想則對比於校訓中之「聖」，于校長認為「兼善天下」聖化的理想雖非人人都可以達成，但是一個人只要有「誠中形外重在養氣的工夫……恢宏的氣度……」，³⁶也就已是表現出校訓中「真」與「善」的光輝—「美」，他說：

文章之美是思想發表的方式，使人感到十分的諧和。做善事，如先聖人做了善事，至今還為人所紀念，如孔子之師表，在道德行義上本身實在是一個美。³⁷

綜合以上之說明，我們不難了解，一所「模範學校」固然在「三育」（指智育、德育、體育方面）無一可以輕忽，但是于斌校長站在一所天主教大學校長所揭示的教育立場，念茲在茲者就是要在智育的基礎上「尊品德」，他堅持這才是大學教育之重心，³⁸同時這也是符合了宗教機構主持的學校，所應注重的人格修養（善）。³⁹

「聖」—止於至善：真、美、善的源頭

³⁴ 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頁 189-190，〈大學教育的目的〉。

³⁵ 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頁 323-331。〈品德第一〉民國 53 年 2 月 8 日，對輔仁同學演講，轉載自《輔大新聞》，創刊號，民國 53 年 11 月。「大學是什麼呢？是研究高深學術的學府，它研究高深的知識和專明門的技術，所以這個智育也非常重要。不過一個大學若單是注重智育，恐怕也難完成它的使命，在我感覺智育以外的德育更重要，這個理由，大家也用不著我多講，因為一個人麼都可以缺，就不能缺德，這一句土話就給我們說明了德育如何的重要。」

³⁶ 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頁 336-337，〈勉入校新同學—人人要有理想，有抱負服務社會，造福人群〉五十四學年度新生訓練演講，於民國 54 年 8 月 20 日，轉載自〈人人要有理想，有抱負〉，《輔大新聞》第五期，民國 54 年 12 月。

³⁷ 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頁 209。

³⁸ 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頁 323，〈品德第一〉。

³⁹ 參見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頁 357，〈身在羅馬，心在台北〉校長手書，民國 58 年 10 月 10 日，轉載自〈校長來鴻〉，《輔大新聞》第 48 期，民國 58 年 10 月。

關於「聖」的問題，于校長這樣說：

……談到聖，我們就想到古人說：「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所謂「聖、神」，是超越自然的境界，從這個境界就可以達到天人合一，這完全是因為信仰所構成的，生而知之無法知道，學而知之無從學起，困而知之也不會有結果，一定要信而知之，才可以了解。⁴⁰

如果「聖」不是生而知之、也無從學起，那麼在教育的場域中應如何進行對「聖」的說明？于校長樂觀而中肯為我們指出一條路徑，他認為中國人在傳統上就是有信仰的，因此擁有「敬天」的觀念也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人因受限於理智，對於超自然以及神的理論，無法直接藉由經驗掌握，因而人們只有建立起宗教生活，才有可能一步一步的了解，但是想把「聖」字實現，總還有一段距離，一般學校還做不到，換句話說「聖」這個境界，絕非人人都可以達到的，但是輔仁大學作為一所宗座大學，在這個情形下，仍應將其視為青年學子們所應追求的最高目標。我們可以從于校長在 1967 年於「合一運動研討會」的講話中，進一步理解他對「善」、品德第一，以及來自於生命及信仰的核心的主張，他說：

耶穌基督不是來傳授道德或知識，而是傳授生命，傳授更豐富的生命。……祂說：「我是道路、生命和真理。」（若 14：6）

實際上，祂是獲得真生命的道路和真理。教會大學的目標，除一般大學所傳授的道德和知識外，更當傳授基督的生命，使學生們能認識而接受。⁴¹

按照于校長的理解「聖」乃是真、美、善的基礎，在教育的範疇中屬於智、德、體、群四育外之「靈育」，⁴²人因為是肉體及靈魂的「複合實體」，⁴³能展現

⁴⁰ 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頁 189-190，〈大學教育的目的〉，六十三學年度新生訓練講詞，轉載自《輔大新聞》，〈校長訓詞〉，第 112 期增刊，民國 63 年 10 月 23 日。

⁴¹ 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頁 346，〈教會大學與中國文化〉於「合一運動研討會」講演，民國 56 年 7 月 7 日轉載自《于斌樞機逝世十週年紀念文集》。

⁴² 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頁 169，〈「聖」與「靈」〉轉載自《輔大新聞》，第 103 期，民國 62 年 12 月 17 日。他說「『靈育』乃智德體群四育之補充。校訓既標榜『聖』字，則希聖、希天，靈魂之修養尚焉，草木有生魂，禽獸有覺魂，人類則有靈魂，同為生原—生存之原理或本源—而作用各異，草木只生長而無感覺，禽獸能生長有感覺，唯人能生長有感覺，而又有理知，足以辨別是非抉擇善惡，我國所謂『人為萬物之靈』，士林哲學對人之界說『人乃理性動物』。『靈』與『理性』既為人之特質，而此生原又永生不朽，有始無終，應如何珍惜之，培養之，使之充實光輝，發揮人之所以為人，力爭上游，不與草本禽獸同朽腐。學問、道德、情操求進步，則『真』『善』『美』之校訓可逐步實現，然距靈修之理想尚遠。」

⁴³ 所謂「複合實體」是一個意涵豐富的概念，指出靈魂與肉體的關係，「複合實體」的概念在西方哲學史上，藉由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之典範，其弟子柏拉圖（Plato, 427-347）在《第邁烏斯》（Timaeus）中對此「理型」加以陳述，靈肉二元的論述之爭於焉展開。在西方哲學史中對於靈魂與肉體的觀點不一，或以靈魂為重，將之視為引導物質肉身的原則原理；或以物質肉身為最真實、可驗證的存在，也就是肉身已內在蘊藏了生命的原理原則。參見：吳瑞珠，〈『靈肉複合實體』概念的意義—與「多瑪斯哲學提綱廿四論題」命題十六的對話〉，收於「第十屆人大—輔大哲學論壇—哲學的中國語境」論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2006，頁 79-92。

出最珍貴的面向就是人的「理性」，人藉由理性的運作而可以「希聖」「希天」，發揮出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如此「真」「善」「美」的校訓可以逐步實現，但我們實現了「真」「善」「美」的校訓並不就是靈育的目的，也不就是達到「天人合一」的「聖」。「聖」要求我們是認識、敬愛及侍奉天主，⁴⁴需要我們在生命的過程中持續不懈的追尋，永無止境！于校長明確的表示，在學校中對有信仰的師生而言，靈育（聖）是最重要的，但是對於未有信仰的師生則影響不大，⁴⁵甚至有時在學術上以學人的立場聽著不太順耳，並且無法深切了解。⁴⁶雖然有這樣的現實狀態，于校長仍建議師生應對「聖」深入的了解，他說

.....否則人在生活的慾望上，在理智的要求上都會有所缺陷。人雖然是有限的，希望卻是無限的，所以「無限」大家也應該了解了解，因此，早晚這門學問會為大家所謳歌、追求.....⁴⁷

總的來說，于校長認為「聖」在宗教上有「超凡」的意思，在中國之聖則純粹是「超人」的意思，要超凡入聖，天人合一，這在中國是很新的一門學問，⁴⁸是很難實現，但是吾人仍應「心嚮往之，要有這個志願才可以，這是個大事業，不僅是經綸世界的問題，而是經綸天上的問題。」⁴⁹

參、羅光校長對「真、善、美、聖」的思維

傳統文化的再生—由實現「生命」的開展

羅光總主教於 1978 年 8 月 2 日在輔仁大學 AB 樓交誼廳所舉行的新舊任校長交接典禮中說道：

我常聽見于樞機說：教宗保祿六世每次接見他，每次都說輔仁大學應是保全並發揚中華文化的大學。我就要按著這種指示努力去做。.....⁵⁰

從總主教的職務到校長角色的轉換，羅光校長如何將本校奠基於中華文化「仁」與「愛」的傳統精神，以及前任于斌校長倡議的「三知」教育目標中，思考「真、

⁴⁴ 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頁 170，〈「聖」與「靈」〉。

⁴⁵ 全註 44。

⁴⁶ 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頁 207，〈校訓闡釋〉。

⁴⁷ 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頁 208，〈校訓闡釋〉。

⁴⁸ 全註 44。

⁴⁹ 于斌，《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頁 209，〈校訓闡釋〉。

⁵⁰ 見「輔大新聞」，第 158、159 期兩期合刊，第一版報導，輔仁大學新聞社，民國 67 年 09 月 20 日。

善、美、聖」的教育理想？我們可以從隔年羅校長在創校五十週年⁵¹的校慶慶祝大會上的講詞，窺見其脈絡，他說：

……本校的目標，就是在培植青年學生成為這兩方面（指當時國家民族要抵抗共匪的武力威脅，又要從事國家的經濟與精神力量的建設）的建設人才。本校的校訓聖美善真即揭示了學校的目標。為謀經濟建設，需要科學知識，科學在於求真。為求真需要研究，故本校學生宜加強學術研究風氣，以圖報國。科學求真理，真理卻不完全是科學，人生之道，更是應有真理。……中國古人常以學則行，求學的知不能和行相脫離。便要篤行，篤行就是善。青年人的生活是活潑多姿的，活潑多姿乃是在求美，美是各方面的調諧，內容的充實。全校同學應在美麗的校園裡培養藝術的嗜好，以及完美的情操。青年人應有健全的人格；意志堅定、感情純潔、心地坦白、認真負責。本校同學抱定這種志向，就是孔子所說的為成聖人勞力不厭。也就是實踐聖保祿所說天主的旨意，願意你們成聖。⁵²

羅校長盱衡當時的社會環境與教育氛圍，在以上的講詞中，可以看見他充份結合了大學教育的目標，以及與中華文化傳統要求的知識份子形象要件，同時在養成青年人的健全人格上與天主教精神加以聯結的思路，接任的李震校長就曾明確的指出「致力於中華文化與基督信仰之交融」，是羅光校長的一生志業。⁵³這顯示了羅校長對天主教學校目標和特色的掌握，⁵⁴在他的認知中，天主教對於教育所有基本觀念和原則，可以在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教會教育宣言」以及教廷教育部在 1972 年公佈的「多元社會中的天主教學校」中體認出核心概念，亦即：學校的教育當然是為給年青人各種謀生的智識和技術的教導，但是，相較於智識和技術，對於人生的整體意義，以及各門學術和人生的關係，和各學術在人生上的聯繫又更為重要，這就是回應大公會議的宣言所指示的「教育真正的目的，乃為培植人格，以追求人生的最後目的。」什麼是人生「最後的目的」？羅校長以開放且自由的態度來面對這個議題，他解釋說：

⁵¹ 指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後，以北京輔仁為 1929 年創辦為據之計算方式。關於本校創辦年代已經由復校後第五任校長李寧遠教授之推動，經校史室與北京校友會於釐清各種歷史源由及狀況，並經過蒐集各項文件資料、記錄、出版品、學術研究報告及論文彙整後，邀集歷史學家、修會代表及資深校友於 2000 年 8 月底舉辦多次座談會並達成決議，即「本校創辦于一九二五年，英名：Founded 1925」。參見：《21 世紀大學追求卓越策略研討會—校史論壇》，台北：輔仁大學校史室，2001 年 12 月，頁 5-18。《益世評論》第 265 期第三版，台北：輔仁大學，中華民國 89 年 10 月 16 日。<http://www.fujo.fju.edu.tw/>

⁵² 參見「輔大新聞」第 173 期，第一版，民 68 年 12 月 8 日，〈慶祝大會 校長勉詞 聖美善真 人生真諦 為國為民 貢獻已學〉。

⁵³ 參見：李振英，〈賀天主教輔仁大學建校六十五週年：談輔大辦學的宗旨及目標〉褶頁，頁 2。

⁵⁴ 參見：1978 年 7 月 18 日，在天主教學校主任講習會的講辭「天主教學校的目標和特色」，首次登載於「輔大新聞」第 158、159 期兩期合刊，第一版，民 67 年 09 月 20 日；收錄於《羅光全書》冊卅四，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頁 89-99。

人生的目的，當然是宗教信仰；然而不談宗教信仰也可以講人生目的。孔子、孟子常以自己負有建設倫理，以立己立人的天命。知道自己負有一種使命，就是生活目的。人生的目的，乃是一盞明燈。可以照見各種學識和各種技術的意義。人生的目的又是一根繩索，能把學術和生活聯繫起來。以給人一個生活的意義。生活的意義不僅祇在倫理方面去培植，而且也要在具體上去培育，大公會議的宣言指出，具體的工作即是智能的培植，文化遺產的認識，職業生活的準備以及友誼的建立。……⁵⁵

由上的講話內容，我們可以體認到羅校長中西結合的觀點，他認為：要達成天主教學校的目標和特色，顯然不是由單一的目的完成所構成，而是需要在人的生活中——即生命的真善美聖的活動中去完成，活動的內容則應兼顧「智能的培植，文化遺產的認識，職業生活的準備以及友誼的建立」等等的生命面向的需求，而這正是天主教學校可以作成自己的特點之所在。

生命發展的要件——「美」的光輝與充實⁵⁶

羅光校長以「生命哲學」⁵⁷的體系，由生命的發展角度，提出他對「真、善、美、聖」的看法，他開闢了由生命之「動」（體驗）去掌握「真」「善」，並藉由浸淫於生命的趣味（指與生命充實發展的互應活動）⁵⁸而推向「愛的圓融」⁵⁹的

⁵⁵ 全註 54，「天主教學校的目標和特色」。

⁵⁶ 羅校長談論真善美聖，乃是在《形上的生命哲學》第五章「生命的發展」篇章裡展開，此篇章，由生命哲學的「認識論」開始，並藉由中西方之觀點比對後，指出生命哲學的「認識論」內涵，並開始談理智認識的過程，最終引導出心物合一的論述，言明感覺抽象構成觀念之意向存在的進路。接續再由「生命哲學的形上道德論」指向「神律」所指引的生命發展，及社會生活的規律加以論述。在此時即進入「生命哲學的美學」篇章談美的意義，並指出「生命充實而有光輝才是美」。參見：羅光，《形上的生命哲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

⁵⁷ 按汪惠娟教授在《變易與永恆——羅光生命哲學之探微》頁 7 之說明：羅總主教「生命哲學」一詞發端於 59 望 60 壽誕中，決定寫中國哲學思想史，就在先秦篇中介紹孔子的人格思想時，特別提出此詞，第一次將「生命哲學」的思想用來詮釋孔子思想，可說是「生命哲學」名詞最初呈現。另參考羅總主教在 1999 年《形上生命哲學綱要》的〈前言〉中說道「為講生命哲學，我寫了五本生命哲學書，第一本是嘗試，讀者有人說書中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將嘗試本修改，寫了第二本修改本。還是舊形式的東西，乃徹底修改，寫了第三本為訂定本，作為生命哲學的正本。後來又發現有些問題沒有講清楚，再寫了續編和再續編兩本。一共五本，前兩本不用，還是有三本。三本又不連續，為研究的人，產生麻煩，我乃寫本生命哲學綱要，把生命哲學在三本書裡的思想連貫起來，把問題系統地講明，給研究的人一種方便。綱要為一本小冊子，字數不多，文筆淺顯，很容易看，希望為講生命哲學能有一分的助益。」可以顯示羅總主教對生命哲學體系建構以及嬗變過程；沈清松認為羅光之「生命哲學」乃是在百年中國哲學的第三階段，也即是中西融合體系的形成階段，堪稱當代中華士林哲學的代表。並指稱「羅光兼治中國哲學與士林哲學，並融二者於其形上的生命哲學，自許為是『自己的哲學』。」參見：沈清松，〈百年中國哲學中羅光生命哲學的意義與評價〉，頁 1-24，收於：陳福濱主編，《存有與生命——羅光百歲誕辰紀念文集》，新北市：輔仁大學出版社，2011。

⁵⁸ 羅光，《形上的生命哲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頁 218。

路徑，他以此回應了于校長在論「真、善、美、聖」時，由現世道德實踐出發及發展的建構重點；但是，羅校長進一步由人類生命的三種天生活動，來思考「真、善、美、聖」的教育目標，亦即當教育者正視人類生命中的天生活動時，在教育場域上應如何應用落實的問題？他藉著他在「生命哲學」建構的觀點來思考人的理智、意志以及感情三大活動，他認為人首先仍要以追求美的感情活動來帶動人的對「真」、「善」的渴望，他說：

從生命哲學去看，美感是生命的活動，要由生命的活動中去尋覓。……⁶⁰

「真」和「善」為生命的發展，當然可以使生命自覺滿意，然而人心對「真」和「善」的滿意，是對「美」的滿意延伸而來的。「真」和「善」能夠使人心滿意，一定因為「真」或「善」得到了「充實」，原先有的缺憾，現在被填滿，因而人心覺得滿足；這種滿足，是對「充實」的滿足，是美感。

⁶¹

由之可知，羅校長談「真、善、美、聖」，係由人的生命之「動」去掌握，也就是他稱之為的「生命旋律」，這種由下而上的歷程，藉由萬物各具的「創生力」，以及宇宙整體的「創生力」，兩者在自然世界彼此得以相互聯繫，因而能不斷的朝著動態發展。⁶²因此擁有物質（肉體）存有的人，當然不能忽略藉由人性活動（理智、意志以及感情）所生發的能力、也就是由「美」去掌握「真」與「善」的潛力。所以羅校長在詮釋「真、善、美、聖」時，會由每個人稟賦的美感經驗作為起步，這種由人對充實滿足的經驗，可以用來掌握人藉理智活動追求「真」，由意志活動追求「善」所開展的一條充實生命的路徑來完成。

由「美」躍升至「愛的圓融」——「聖」的實踐

羅校長將生命中的美感經驗視為形相的直覺，至於「體驗」則是一種生命的

⁵⁹ 指「成物圓融」，即如聖文篤在「天路歷程」裏，描寫靈魂由天主工程的跡象，即自然界物體上升到天主；由天主的肖像，即人的靈魂上升到天主；從物體的本體「存有」上升到天主。「愛的圓融」境界使靈魂常在「愛的圓融觀」中和天主的愛結合。羅校長又說「『愛的圓融觀』，不是神話，也不是童話，而是精神生命的旋律，以圓融的愛聯繫宇宙萬物，神化宇宙萬物，一切旋流著天主神性的愛。在圓融的愛裡萬物都是美……天主教精神生命的超越，精神生命的本體靈魂和基督神性生命本體相合，在神見或默觀的超越中，靈魂面對天主的本體，加上天主神性的生命，欣賞絕對的真美善，融會在天主高深的愛中，超越生命雖是本體的結合，天主和人的本體仍各自存在，不相混混，在生命中則合而為一。天主的生命為愛，聖若望曾說：『天主是愛。』（若望第一書第四章第八節）在愛中，圓融為一。天主教的超越生命不是冷靜的冰清生命，不是消失感情的平靜生命，也不是空渺虛浮的生命；而是最著實際，最有活力的超性愛的生命。……」，參見：《形上的生命哲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頁362、367、371。

⁶⁰ 羅光，《形上生命哲學綱要》（初版），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9，頁60；《形上生命哲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頁208。

⁶¹ 羅光，《形上生命哲學綱要》（初版），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9，頁63；《形上生命哲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頁210。

⁶² 羅光，《形上生命哲學》，頁237；沈清松，〈百年中國哲學中羅光生命哲學的意義與評價〉，頁16-17。

接觸，他說：

.....體驗為整體生命和一個充實而光輝的生命相聯繫，體驗主體和被體驗客體互相溶合，而成為一體，實現意識統一的意義，體驗存在於生命整體中，生命整體目前也存在於體驗中。⁶³

因此，他認為吾人在教育文化的路徑上加以運用，並以之達致愛的圓融境界，也即是「聖」的實踐，誠如劉千美所言「.....對羅光先生而言，藝術不只是個人玩賞雅好之事，而且是與教育與文化有關的人文活動。」⁶⁴，接著，她更深入的指出：

羅光把美學研究放在「最後」，無論在《士林哲學一實踐篇》把「美術論」放在士林哲學思想研究的最後一部份或是把對生命哲學的美學的思索與書寫，放在生命的最後盡頭的懸念處，大概也都不是偶然的事。其中前者涉及的是美學研究在士林哲學思想體系中的實踐意義與價值問題，而後者則意味對美或藝術的追尋隱含在羅光生命哲學思想的行動之中從不歇息的力量。⁶⁵

這個「不歇息」的力量是什麼？它的目的何在？根據劉千美的觀察，那就是：

羅光先生對藝術與美的問題的詮釋，則總是與人的生命的存在與行動息息相關。這點可謂一方面延續西方中世紀以來士林哲學以七藝(ars liberales)為重的文化教育理念，另一方面則與傳承自中國古典儒家重視人性修養論，以「藝」為修身成德之途的倫理美學(ethical-aesthetics)的思想有關。⁶⁶

的確，這就是羅校長以其自身生命彰顯的「真、善、美、聖」的生命，從宇宙到人類，再由存在達到的生命圓融，這一切都在愛的圓融中由中華文化傳統與天主教精神相融合所譜出的生命旋律裡，羅校長曾這樣說道：

.....絕對的真美善，顯露給相對的渺小靈魂。靈魂面對無限的真、美、善，整個地滿足了，喜樂滿心。孔子曾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直接面對絕對的真美善，心靈所有的是好是樂。俗語說「瞪目相向」，不用思索，不用研究，不用分析，理智失去推理作用，只有興享。.....在身後的永常生命裏，默觀永久繼續，所欣賞

⁶³ 羅光，《形上生命哲學》，頁 214。

⁶⁴ 劉千美，〈充實而有光輝：羅光生命哲學中的美學與藝術實踐〉，頁 66，收於陳福濱主編，《存有與生命—羅光百歲誕辰紀念文集》，新北市：輔仁大學出版社，2011。

⁶⁵ 劉千美，〈充實而有光輝：羅光生命哲學中的美學與藝術實踐〉，頁 67。

⁶⁶ 劉千美，〈充實而有光輝：羅光生命哲學中的美學與藝術實踐〉，頁 72。

的常是新的真美善，乃稱為「福觀」(Visio beatifica)。⁶⁷

由之，我們當可以深刻的理解到，羅校長為什麼會羅列出天主教學校的「開放性」、「富有福音精神的仁愛與自由」、「教師的身教」以及「尊重民族傳統文化」的四項特色，⁶⁸並指稱這就是天主教學校首當著重的目標和特色時，其思慮的內涵，以及羅校長在輔仁治校十四年中所秉持的「充實每位師生生命歷程，朝向成就超越的、聖化的生命路徑來完成的教育信念」。⁶⁹

肆、李震校長接續及深化的教育理想

在哲學學術上以「形上學」(Metaphysics)⁷⁰研究著稱，並列名為「宗座多瑪斯研究院」⁷¹院士的李震校長，他藉由「存有」(being)的本根⁷²去探討「真、善、美、聖」的真諦，並以「肯定」及「擁抱」⁷³的開放態度，在前兩任校長為輔仁奠定的基礎上，為輔仁描繪出一幅「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的師生共同體的圖像。李校長在接任校長第二年即籌組委員會擬具「輔仁大學辦學宗旨

⁶⁷ 羅光，《形上生命哲學》，頁373，375。

⁶⁸ 全註54，「天主教學校的目標和特色」。

⁶⁹ 參見：羅光〈輔仁大學的教育理想和現況〉，收錄於《羅光全書》冊卅四，頁37-41；以及輔仁大學校史室對羅校長貢獻之簡介說明「1978年羅總主教自接任輔大校長職，以人格教育為治校理念，對治理校務，極具用心，從科系學院成立、教學設備、校舍擴充、學術交流、師資提升、讀書風氣提倡、教務行政電腦化、成立天主教文物館等，作全面性發展，使輔仁大學躋身為國內第一流私立大學。」校史室網站：<http://www.fuho.fju.edu.tw/>，輔仁歷史軌跡/人物介紹/羅光

⁷⁰ 形上學(Metaphysics)這一門哲學學科，主要研究的是：寓於可經驗事物內的不可經驗到的核心，即進入一切存有物(beings)之最不限定或普遍的「存有」(being)；或者說超越一切可經驗事物中不可經驗到的第一原理或原則。亞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B.C.)將之稱為「第一哲學」(Protē Philosophia)。

⁷¹ 宗座多瑪斯研究院(Pontificia Accademia San Tommaso d'Aquino)為梵蒂岡屬於宗座十個研究機構之一，該院主要以彙集世界各文化領域之學術精英，以多瑪斯與基督宗教思想研究為主，並以促進人類精神思想為主要任務。參見：吳瑞珠，〈李震蒙席獲選宗座多瑪斯研究院院士〉報導，教友生活周刊，第一版，2000年03月12日。

⁷² 「存有」(being)是哲學〈形上學〉中最主要的概念，筆者以此詞說明李震校長以「一、真、善、美與聖」作為存有的超越特性的思維進路；他引用了多瑪斯在《論存有與本質》一書中的說明：「眾所皆知，亞里斯多德在其《形上學》卷五指出，「存有」可由兩方面來描述。第一：存有可分為而十範疇，第二：它指涉命題的真理。其差異是後者只要是任何一物，我們對它能提出肯定命題時，則可稱之為存有，縱使此一肯定並不指涉實在界的事物。」接著李震又說：「多瑪斯接受亞里斯多德的主張，肯定「存有」這兩種意義，其一是實在的意義，是形上學或存有論探討的對象。……存有的另一意義是邏輯性的，不直接涉及實在界的事物。」研究存有必須「把握「存有」的類比特性。存有包羅萬象萬有，它構成不同東西的共同成份和共通基點，否則不同的東西將變成同一的東西。」參見：李震，《人與上帝》卷七—普遍人文主義與中國社會現代化，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頁47-48以及頁123。

⁷³ 「肯定」一詞係〈形上學〉探討「存有」時得到的必然結論；「擁抱」則為李震在任校長期間及後三年陸續出版之著作之中，對社會、教育、宗教、哲學各個面向論述的核心理念。參見：《宗教使社會更有愛》，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3；《飛揚—抱著信心與大愛》，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5；《擁抱人性—向黑暗說不》，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7；以及《理性與信仰—追求完美的雙翼》，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9。

與目標」，⁷⁴他認為天主教大學的任務，就是要教育出「肯定」人生，具有「追求」以及「分享」雙重人生之道的知識份子。⁷⁵

由「存有」本根詮釋的真、善、美、聖

李震校長在他的代表著作《人與上帝》⁷⁶卷七中，討論「普遍人文主義」的形上基礎時，展現他對「真、善、美、聖」深刻的思維，他認為在思考「存有」的本根問題時，首先要掌握的就是「思想離不開現實，現實也離不開思想」⁷⁷，並且強調「有什麼樣的存有者，就有什麼樣的行動（operatio）」⁷⁸這兩個原則，因為：

觀察一物之活動，是肯定一物之本質或本性最好的途徑。一物之本性指出一物的內涵及內在限定性，因而每一物皆有自身的目的，並依自然律或自由抉擇實現自身的目的。⁷⁹

由之可知，李震校長思考「存有」時主要是從真實的存在，並且從個別存在活動的觀察出發，因此，他以這樣的進路來掌握存有內在的超越特性，並據之說明校訓「真、善、美、聖」的真諦。

一般士林哲學家認為「真」與「善」是存有的內涵，也可以用「超越的特性」稱之，因為它們屬於「存有自身」，李震校長這樣的主張主要在說明「任何一個存有物，都不能不具有這些特性。為此這些特性是極普遍的，遍在萬物，而不受某些存有者的局限。」⁸⁰的事實，換言之，「真」指真實性，是「存有」的一種原始狀態，它分享存有、接受存有的實現，因此也分受存有的真實性，據此，李

⁷⁴ 參見：李振英，〈天主教輔仁大學建校六十五週年：談輔大辦學的宗旨及目標〉摺頁，輔仁大學公共關係室印行，1994，頁1對本校辦學的宗旨及目標擬定目的及之說明。「……目前全校師生員工已經超過兩萬，面對中國社會在求革新和求生命尊嚴所遭遇的種種阻礙與危機，面對中華民族對民主、自由、正義、均富的渴望，面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我們不能不對輔大的教育使命與責任深加反省，以求日新又新，深自惕厲！為此在一九九三年，我們成立了《輔大使命與特色委員會》，進行重新起草《輔仁大學的宗旨與日目標》。經過一年多的研究及探討，十易其稿而初步完成，其間亦曾通過各系所院同仁的研討與修訂，最後在今年五月十二日的校務會議中，經由全體代表修訂通過。」

⁷⁵ 全註7。

⁷⁶ 李震共已完成十卷之《人與上帝》，均由輔仁大學出版社出版，副標題及出版年月如次：《人與上帝》（卷一）—中西無神主義探討，1986年7月（2005年4月新編版）。《人與上帝》（卷二）—中西無神主義探討，1988年7月。《人與上帝》（卷三）—中西無神主義探討，1990年3月。《人與上帝》（卷四）—中西無神主義探討，1994年6月。《人與上帝》（卷五）—中西無神主義探討，1995年5月。《人與上帝》（卷六），1997年5月。《人與上帝》（卷七）—普遍人文主義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2003年2月。《人與上帝》（卷八）—自中西哲學思想之會通看中西形上學的基本課題，2007年4月。《人與上帝》（卷九）—大易哲學和天主教之修養論及德行論的比較探討，2007年10月。《人與上帝》（卷十）—人與人生的探討，2011年03月。

⁷⁷ 李震，《人與上帝》卷七—普遍人文主義與中國社會現代化，頁49。

⁷⁸ 李震，《人與上帝》卷七，頁51。

⁷⁹ 李震，《人與上帝》卷七，頁51。

⁸⁰ 李震，《人與上帝》卷七，頁125。

校長深刻的指出：

當我們肯定存有是真實的，一方面指出存有在己具有真實性，因而可成為真理的基礎；另一方面指我們認知存有時，我們可以把握它的真實性，因而形成真理。⁸¹

李校長如上的說明，點出了存有與人理智的特殊關係，簡單的說，即當我們肯定「存有為真」時，同時也就確立了人類運用理智可以一探真理的基礎。所謂「善」則是指每一存有物藉由實現本身目的的表現，按李校長的詮釋是為：當一存有物能引動他物的慾望，滿足他物的需求，成為他物追求的對象，就展現了他的「善」或價值。⁸²關於「美」的觀點，對比於羅校長由人對本身充實滿足經驗作為起步，由掌握理智活動追求「真」，以及由意志活動追求「善」所開展的路徑，李校長提出不同的思維進路，他說：

「美」是存有的超越特性，也指出存有與主體之間的關係。然而美與真、善不同，因為真與理性的認知有關，善與意志的欲求有關，「美」則與二者有關。美首先指出認識的關係，……然後加入慾望的成份，因為美的意識令人愉悅，此即美感。一物之所以美，必須可識，而一物，在限定的條件下才可識。存有物的限定原理為元形，正是元形賦與事物清晰、可識之特質，使物易於被欣賞。⁸³

由之可知，「美」牽涉到主觀及客觀兩個層面，主觀考慮的是一如何有美的觀念？以及如何獲得美的感覺？就客觀而言，主要的問題是一可識對象展現的樣態如何才能成為美？另外一個問題則是一人極可能受到情緒或感覺影響，因此並不能時時保握到存有的形上之美，為此李校長認為「觀念」與「美感」的合作相當重要，因為

要了解一物之本質，需要觀念，觀念是美感的條件，但仍不夠，因為我們可以有觀念而無美感。美感是在具體中透視共相。在美感中，透過感性內容我們窺視本質。美感提升個人的心靈，使之投入普遍的精神，去聆聽、欣賞萬有共同譜出的交響樂曲。⁸⁴

關於「聖」的問題，按于校長的說法是「超越自然的境界」、「完全是因為信仰所構成的」，羅校長則認為「聖」的實踐就是由生命律動、由「美」躍升至「愛的圓融」。不同於前兩任校長的看法，李校長對「聖」的詮釋，是由「存有」的

⁸¹ 李震，《人與上帝》卷七，頁 127。

⁸² 李震，《人與上帝》卷七，頁 128。

⁸³ 李震，《人與上帝》卷七，頁 129。

⁸⁴ 李震《基本哲學探討》，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6，頁 181-182。

角度切入的，他以無限的存有者與有限的存有者的對比及關係加以會通整合，他說：

藉分享原理（principle of participation）或因果原理（principle of causality）把有限世界與上帝聯繫起來，在它們之間，藉存有的類比性建立內在而又超越的關係，亦即有合又有分的關係，一方面可以溝通和共融，另一方面又不抹煞實在的。⁸⁵

李校長以「存有學」（一般形上學）的建構觀點，解除了于斌校長在描述「聖」時，⁸⁶只能施以建議及勸說的艱難處境，也就是藉著物質世界、人的世界和無限存有者或上帝的世界原初的相互開放性，而可以有進一步的可能，即人可以由「肯定萬物由絕對的存有者那裡分享存有、意義、價值及完美，無物不透過自己的存在、生命及各種活動在不同的程度上，展現上帝光輝。」⁸⁷的這條路徑；在此，李校長同時也一併說明了羅校長由生命律動、由「美」躍升至「愛的圓融」—「福觀」的形上基礎。

以「肯定」及「擁抱」描繪的師生共同體圖像

李震校長喜用「肯定」及「擁抱」二詞，「肯定」所指並不是由主觀產生的獨斷觀點或者態度，而「擁抱」亦非不問是非之寬容或包容，因為若不是以正義為基礎的愛就不是真的愛，自然也無從達到圓融。李校長所言之「肯定」具有兩層意涵，第一層係由探討「存有」時得到的必然結論，因為如果吾人否定「存有」必將導致「虛無」，此時人類將陷入無法說明自己的存在以及所處世界的窘境；至於第二層的「肯定」，則是指人類通過理性所產生的信仰，即「心靈的堅信」。⁸⁸這樣的「肯定」是人類跨越理性，邁向存有自身的起點，李校長這樣說：

當人不知善用理智、自由意志、靈性之光等善性及向上衝力去抑制導正那些劣根性，孟子所說的人性與獸性之間「幾希」差別便會受到摧殘而驅

⁸⁵ 李震，《人與上帝》卷七，頁 130-131。

⁸⁶ 即「……超凡入聖，天人合一，這在中國是很新的一門學問，是很難實現，……但是吾人仍應『心嚮往之』……」之說法，可參見註 47、48。

⁸⁷ 李震，《人與上帝》卷七，頁 133。

⁸⁸ 此詞係引用德國哲學家威廉·魏施德（Wilhelm Weischedel 1905-1975）在 *Die philosophische Hintertreppe: 34 große Philosophen im Alltag und Denken* 一書中，描述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B.C.）時，說明「為何我們必須知道不能做不正當的事，卻是蘇格拉底這位知道自己一無所知的人中能證明的；對他而言，這根本不需要證明，這是較所有精心建構的理論之可靠性更根深蒂固的堅信，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心靈的堅信」。……在人類的歷史危機中，堅信的動搖崩潰一直侵襲著人類，但是有一個確定的事物始終存在著，那就是心靈深處存在著一個不會毀滅的從專正當行為之絕對義務，這是蘇格拉底的偉大發現，他一生都遵循這個信念；為了這個信念，他不逃避命運，這就是蘇格拉底經過好幾個世紀迄今。仍然是哲學思維的榜樣之原因。」參見：威廉·魏施德，鄭志成譯，《通往哲學的後門階梯—34 位哲學大師的生活與思想》，台北：究竟出版社，2002，頁 54。

於泯滅。在人的各種劣根性中，最可怕的無形之「惡」是人因傲慢自大而否定自己的真實面目，及否定自己做為一個人的基本條件，及應持守的界限，必然會否定人性及個人生命的神聖特質與尊嚴。於是我們看到有人把自己神性化，有人把自己獸性化，甚至物化。⁸⁹

也因此，李校長堅定的提出「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的教育理念，教育就是要完成一個「全人」(full/whole person)的培育，他說：

教育的目的就是全人的培養，即培養完整的、完美的人格，包括個人和社會人。不單使人能夠盡其現世生活中的任務，也應幫助人追求終極的目的。⁹⁰

他認為輔仁大學師生共同體，必須以追求與實踐「真、善、美、聖」做為全人教育內容，並以「肯定求真」、「肯定行善」、「肯定揚美」、「肯定成聖」來逐步完成。大學最基本的使命就是「肯定求真」，意指教師在教學與研究，以及學生在學習方面，除了要重視知識與技能的研討與傳授，以確保學生能以是項職業獲得生活所需，並能以此項專業服務社會之外，更要讓學生擁有發展人生意義與價值的智慧，因此，李校長呼籲「求真」時「不可忽略『理論與實踐』、『知與德』、『科學與宗教』、『理性與信仰』、『真善美聖』四種基本價值間的整合、交流與對話的緊要性。」⁹¹而「肯定行善」的實踐則是要站在求真的基礎上，把真理落實到實際生活中，為自己 and 別人一起建立正確價值觀念。輔仁的師生不但要在行善的過程中不斷以真理加以整合各種觀念，更要以包容的心態，擁抱人類有形無形的需求。⁹²關於「肯定揚美」的教育，李校長認為，需要從人的生命以及環繞著人的萬物開始，他強調人感受的和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溫情都是「揚美」的一環，因此，他鼓勵輔仁師生應掌握

發展「向上之道」時，所體會到天人合德及合一的境界，宇宙萬物及人性世界因上天至善的光照而展示其光輝與賞心悅目的一面。……發展「向下之道」時，可透過其內在的、精神的和藝術的美與和諧，去美化環境、人生、大自然及整個宇宙。⁹³

這樣細緻的感受及體會，在心靈上堅信「美」所展現的萬有即「神性」，也就是

⁸⁹ 參見：〈當代中國文化與宗教生活〉，收錄於《理性與信仰—追求完美的雙翼》，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9，頁444。

⁹⁰ 李振英，〈大學全人教育的時代意義〉，收錄於輔大「大學入門」課程委員會主編，《大學入門—開創成功的大學生涯》，台北：遠流出版社，1998，特稿，頁xxix。

⁹¹ 李振英，〈大學全人教育的時代意義〉，特稿，頁xxxi-xxxii。

⁹² 參考：李振英，〈大學全人教育的時代意義〉，特稿，頁xxxii。

⁹³ 參考：李振英，〈大學全人教育的時代意義〉，特稿，頁xxxiii。

天道、人道與自然之道之間的和諧及共融的意義。最後，在追求「肯定成聖」的幽深路徑上，李校長提綱挈領的指出，輔仁師生首先要回歸到做人的基本條件及心態，那就是「認識自己」，承認自己的限度、指證上帝的存在、做一個真實的人，透過人與神的關係去解決宇宙、人生之意義的問題，這就是人應盡的責任，這也是「成聖」，他說：

當我們在人生路上，看到本善向善的人性，追求真理的靈性活動，趨善行善、逃避邪惡的自由意志及抉擇能力，擁抱光明和向黑暗說不的道德勇氣，於是就開顯出上帝的形象，使我們分享上帝的聖德、生命與大愛方面產生無比的信心，這就是成聖。⁹⁴

事實上，當李校長藉由存有的超越性原理探討「普遍的人文主義」的基礎時，所得出的結論：

「普遍的人文主義」是開放的人文主義，肯定開放與包容的精神能夠把二十一世紀帶入一個更開放，更多元化，更能展現人與人互相尊重，並共同追求真善美聖的時代。⁹⁵

在他擔任輔仁大學校長的四年中發揮了效果，他藉著肯定開放與包容的架構，為輔仁的校訓「真、善、美、聖」確立了穩妥的基礎，在這個基礎的支撐下，輔仁師生共同體，得以逐步描繪出一幅遵循「求真、行善、揚美、成聖」的圓滿圖像。

伍、結語：再次鳥瞰三條歸向「真善美聖」的道路

關於「真、善、美、聖」的論述，在輔仁從不曾間斷亦未歇息過，尤其近年來因應各種教學、研究而對校訓之反思及議論甚夥，⁹⁶藉由這些論述可以深刻的體認到「真、善、美、聖」這條道路，開始在輔仁師生面前顯示之前，全體師生早已自然而然的走在這條路上，就像置身在一座茂密森林裡的林中空地上一樣，每一位能深入核心空地的人，當他們回首來時路，可能因為不同的經歷及風景而

⁹⁴ 李振英，〈大學全人教育的時代意義〉，特稿，頁 p.xxxiv。

⁹⁵ 李震，《人與上帝》（卷六）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7，頁 338-339。

⁹⁶ 正式的出版品有：歷史系陳方中在《于斌樞機傳》，第九章 思想，第一節 宗教與文化，藉由宗教歷史發展觀點的論述，參見：陳方中編著，《于斌樞機傳》，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宗教系陳德光在《生命教育與全人教育》一書，第貳章 輔大傳統的生命哲學，第一節 輔仁三寶思想，說明于斌校長以「三知論」、「真善美聖」、「敬天愛人」的論述，闡釋大陸時代「輔仁」的君子教育理想，參見：陳德光，《生命教育與全人教育》，台北市：幼獅文化事業，2010。另在校內近年因為因應教育部評鑑，各學術行政單位撰寫描述校、系、所宗旨目標、特色時均可散見對校訓的引用及詮釋。

對這座森林有不同的解讀，但是重要的是，雖然每一條道路都似乎可以通向這個林中空地，但是這個核心應該就是這塊被照亮的「林中空地」！簡單直白的說，那就是：各種對輔仁精神、理想、價值的論述及詮釋，都應回歸到「真、善、美、聖」的核心！

品德之道

經過對三位校長們的言論及學術創見的了解，以及將他們對校訓思維的梳理，我們可以這樣說「天主教輔仁大學」既是一所「綜合性」的大學，那麼「綜合」所應展現的應是一種「全」，于斌校長在 1966 年的講話內容中，呈現了輔仁大學初步「全」的樣貌，他說：

予所擬建校計劃，輔大應有十個學院，現已有文理法三院，外語、家政已規模粗具，工學院則正在規劃，大眾傳播學院、醫學院亦稍有準備，音樂學院、比較宗教學院則只有構想不知何日可以實現。夜間部亦在籌謀中，將來全校學生總數量至多不得超過一萬。教程範圍，以知物、知人、知天為準繩。訓導方面則祖述民族傳統，敬天愛人，以培育品德優良之現代領導人才，雖注重宗教精神，而信仰則完全自由。招生則有教無類，聘師則賢能登庸。尊師重道，好學深思之學風務須養成，則真、善、美、聖的教育理想可以實現，而建國興教，樂利人群之宏願可以達成，願率全校師生向此目標前進。⁹⁷

由之可見對於校長而言，一所「全」的大學，不但應有完備的硬體建設及院系規模，更重要的是在教程、品德及宗教精神的教育上的仔細擘劃，其目的在於務使「真、善、美、聖」的教育理想可以實現。在輔仁大學歷經時空變遷，從「輔仁以友、會友以文」到「真、善、美、聖」教育理想的轉換過程中，始終未曾改變的核心概念就是：來自中國文化傳統的「仁」，以及西洋文化精華基督宗教的「愛」，誠如于校長所說，這二者是輔仁最寶貴的精神遺產。因此，在于校長的心目中，一所綜合性的天主教大學，首先要達成的教育目的就是，培育出「品德第一」的知識青年，他所謂的「品德第一」並不是指「品德惟一」，他強調一個有品德的青年必須具有豐富的學識，才能負起各種專門的責任，他將中華文化中常講的「德、智、體、群」四育視為道德教育的核心，並且主張「智育」在大學教育中所扮演的基礎功能，他曾幽默的說道：

要沒有知識，光有一個健全的體魄，恐怕在大學裡面有點不太夠味吧，單單是一個大身體，魁偉得不得了，一吃飯好幾大碗，這好雖是好，若光是

⁹⁷ 于斌，〈祝聖三十年述感〉，1966 年 9 月 20 日於中央廣播電臺播講，收錄於《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頁 154。

如此的話，則大學就可以不必來了嘛！因此，大學對智育方面很重視。⁹⁸

于校長喜歡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來說明求知識做學問的功夫，至於輔仁的教育則不能離開「知物、知人、知天」的內容，在思考校訓「真、善、美、聖」這個教育理想及標準時，他以「崇」、「樂」、「愛」、「希」的態度來指導行動，分別為每一個理想標示出一個實踐的態度以及路徑；也就是說輔仁所培育的年青人，不但在學思上是一位能再接再厲的研究者，也是能由成己到成人、由獨善到兼善的篤行者，更是一位能「敬天愛人」的探本求源者，在于校長的教育藍圖中，真理與生命也都將在這樣的人生過程中被彰顯出來。

生命之道

第二任羅光校長為輔仁所規劃的「全」樣貌，則是一幅充滿「生命律動」⁹⁹呈現出「真」與「善」的美，並可以藉之充實每位輔仁師生的生命歷程，朝向成就超越的、聖化的生命路徑來完成的圖畫。對羅校長而言，由生命充實發展互應活動所展現的「生命的趣味」是相當重要的，他認為「生命充實而有光輝」（指『美』）帶來的趣味，就是對本體和生命的肯認。因此，羅校長詮釋「真、善、美、聖」時，採取了一條由每個人天生稟賦的美感經驗作為起步的策略，他認為由人對「充實滿足」的美好經驗，可以用來掌握人藉理智活動追求「真」，由意志活動追求「善」所開展的一條充實生命的路徑。由之，他指「真正的教育的目的，乃為培植人格，以追求人生的最後目的」，而具體的教育內容則應是「智能的培植，文化遺產的認識，職業生活的準備以及友誼的建立」等知識充實和學習的面向。在輔仁十四年的治校時光中，羅校長「以人格教育為治校理念，對治理校務，極具用心……」¹⁰⁰是校史室對羅校長的特殊貢獻的說明，「用心」兩字的確點出羅校長以其自身生命彰顯「真、善、美、聖」的進路，這乃是他從「愛的圓融」中淬煉、由中華文化傳統與天主教精神相融合所譜出的生命旋律，也是他在以「與主圓融」¹⁰¹的期待中，所肯認的一條充實光輝的生命路徑。

存有之道

信德滿被、熱愛生命、擁抱生活的第三任校長李震蒙席，在前兩任校長為輔仁擘劃開展的道路上，以深刻的思辨為輔仁的教育理想奠定了堅實穩妥形上基礎。不同於前兩位校長，李校長對「真、善、美、聖」的論述直接由存有的核心

⁹⁸ 于斌，〈品德第一〉，收錄於《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上），2001，頁324。

⁹⁹ 沈清松指為「自然與人文中的動態關係」，參見：沈清松，〈百年中國哲學中羅光生命哲學的意義與評價〉，頁16，收於陳福濱主編，《存有與生命—羅光百歲誕辰紀念文集》，新北市：輔仁大學出版社，2011，頁1-24。

¹⁰⁰ 參見：輔仁大學校史室網站：<http://www.fuhu.fju.edu.tw/> 輔仁歷史軌跡/人物介紹/羅光。

¹⁰¹ 羅光，《形上生命哲學》，2001，頁373「靈魂經過「黑夜」已經淨化了，已經空虛了，絕對的實體—天主，直接顯示給靈魂。這種顯示是一種最親密的結合，好似陽光照到玻璃杯，透入玻璃杯的各部份，陽光在玻璃杯各部份以內，和玻璃杯完全結成一體。……靈魂—相對的「存有」，遇到了自己「存有」的根，愉快地雀躍地衝入絕對的存有。」

展開，他藉著會通、整合的態度，尤其在「肯定成聖」的幽深路徑上，簡單的以回歸到做人的基本條件及心態來說明，他認為做一個真實的人，盡人應盡的責任，透過人與神的關係去解決宇宙、人生意義的問題，對他而言，這就是「成聖」！李校長精微的論說，突顯了三位校長一脈相承的思維主軸，但是又在同與不同的辨析中，完善了彼此的論述。李校長最令人動容及讚佩的，就是他「肯定」及「擁抱」的開放態度為輔仁所描繪的師生共同體的圖像，他認為天主教大學的任務，就是要教育出「肯定」人生，具有「追求」及「分享」雙重人生之道的知識份子，在他擔任輔仁大學校長的四年任期裡，他的確為輔仁樹立了這樣的教育典範，他藉著肯定開放與包容的架構，為輔仁「真、善、美、聖」的教育理想擬定的「宗旨與目標」，一定程度的表現出輔仁從于斌校長的「崇真、樂善、愛美、希聖」承接思維，而李震校長的肯定「求真、行善、揚美、成聖」所呈顯的，則是更積極及堅定的圓融之愛。

總的來說，輔仁大學在 1961 年由于斌總主教擔任校長到李震蒙席於 1996 年結束校長任期，這三十五年間，三位具神職身份的校長，他們各以所長、戮力彰顯「真、善、美、聖」的理想，在辦學的道路上護持著輔仁核心價值—「仁」與「愛」，更肯定輔仁辦學理想（精神）—「真、善、美、聖」，依據「宗旨目標」所示，落實在師生共同體的教與學的活動中，輔仁屹立在台灣半世紀，三位校長所作出的貢獻，值得吾輩深思持守。